

【特稿】

引言

嚴志雄*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現代以前 (pre-modern)，「中國」、「東國」，同屬所謂漢字文化圈 (Sinosphere)，同文既久，於文化言，有時難分彼我，不相伯仲。中國南宋朝朱熹 (1130-1200) 性理之學傳入今韓國之高麗王朝 (918-1392) 稱「朱子學」，至朝鮮朝 (1392-1897) 蔚為大觀，盛美並臻，其大儒名李滉 (退溪，1501-1571) 者，即朱子學之翹楚也，覃精程朱學說，又有新創，學者稱「東方朱子」，享譽至今。其弟子金誠一云：「先生家有朱子書一帙，卷帙甚舊，字畫幾剝，乃讀而然也。……章章融會，句句爛熟。其受用如手持而足蹈，耳聞而目睹。故日用之間，語默動靜，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之義，無不吻合是書。」退溪平生用力得力之處，思過半矣。學問而外，朱熹、退溪且以理學家而兼詩人。然而，二氏曾以詩「不必多作」勸戒弟子門人，惟朱熹詩傳世者逾千，退溪詩幾陪之，何則？理學家主「格物致知」，循此思之，二人視「詩」為何「物」？如何「格」之？其於「知」又有何作用？其有說乎？

儒者強調文以載道，理學家尤主性理，詩歌則多半緣情而發，自其觀之，形同「放心」，或難以收拾。是故理學家主「道本文末」，甚或有「作文害道」之說，如二程不喜詞章，視之為「溺」，猶「玩物喪志」云云。至朱熹，持說不同，云：「詩以導性情之正。」又云：「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又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又云：「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意者若能以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lawrenceyim@cuhk.edu.hk

志統情、意、欲，又以學問充實於中，涵養性情，變化氣質，則性理實於內，自然流顯於外，文從道出，文道合一，文便是道。詩篇如為「真味發溢」之作，則心性與情意體用相通，理情互發。退溪曾釋朱熹〈觀書有感〉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鑿開』，言心之全體湛然虛明底氣象。『天光雲影共徘徊』，言寂而能感，物來畢照之意。『問渠那得清如許？』言何由而有此虛明體段？『為有源頭活水來』，明天地之本然矣。」說解深契於朱熹學說，手段高明。

朱熹詩能突破理障，呈露理趣，其吟詠性情之作，無愧詩人吐屬，退溪之作亦然。退溪之文學見解，略同於朱熹，云：「文學豈可忽哉？學文所以正心也。」又云：「詩於學者最非緊切，然遇景值興，不可無詩矣。」又云：「心能主宰則物各付物，物不能為心害。」退溪作詩，以心主宰，處處持敬，故無妨道學。退溪弟子記云：「先生喜為詩，平生用功甚多。嘗言：『吾詩枯淡，人多不喜。』然於詩用力頗深，故初看雖似冷淡，久看則不無意味。」又稱退溪云：「先生喜為詩，樂觀陶杜詩，晚年尤喜看朱子詩。其詩初甚清麗，既而剪去華靡，一歸典實，莊重簡淡，自成一派。為文本諸六經，參之諸子，華實相兼，文質得中，雄渾而典雅，清健而和平。要其歸則又粹然一出於正。」有謂退溪晚年詩與朱熹「調格如出一手」。可見如朱子之教，退溪將學問、理學、文學之涵養功夫合而為一，互攝互動。朱熹曾云：「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真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以此數語移以評退溪詩文，不亦宜乎？退溪固無愧「東方朱子」之稱也。

曹淑娟教授精研李退溪詩，前此撰有〈園居體道——退溪陶山居遊的生活實踐與詮釋〉、〈退溪山居詩中的時間書寫〉二文（收入 2019 年《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一書第二單元「生活實踐與體道境界」中），今又有本文之作。三文均以退溪之詩作與其理學思想、人格氣象相互開顯，體大思精，詳徵博引，考論詳審，實乃積學深至，探驪得珠之作。

退溪為君主倚重之大臣，然其於中歲即一意退歸，以期專志於學問與傳道授業。退溪先後於退溪西岸、陶山之南營造居舍、書堂，昕夕講學體道於斯。在退溪生命的最後十餘年間，陶山取代退溪，成為他安身立命的處所，退溪於此展開遠較退溪繁複的空間建設與景象命名，同時，相應於此等建造與名稱，退溪與其友生生活其間，居敬格物，講學論道。陶山本為自然界之山水，其人文及象徵意義乃得自於退溪十餘年呼息於此的講學、著述與存在。退溪存世詩二千餘，當中約八百首作於逝世前十年歲月，亦即其居遊於陶山之時。退溪之詩實乃吾人趨入其思想、情懷

的重要資源；退溪及其社群的相關詩文，亦同時賦予了陶山獨特的人文意涵。

曹教授〈退溪陶山居遊的生活實踐與詮釋〉一文即著力探論退溪如何塑造陶山地景以承載其學思理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體證學問，並以詩文給予闡發引伸；如何因其個人生命經驗的置入，使得陶山此一自然蒼莽的山水之地轉變為體現人格學問的道場。文中層層推進，追溯退溪對陶山的空間建設及賦義進程，進而觀察退溪的學問徑路如何與陶山居遊生活互相契合，最終使陶山成為示現其生命人格的特殊空間。退溪歸隱陶山，以居敬修持的工夫實現人格之美善，並召喚知己同道前來講學論道，修德明志。退溪躬行實踐，師友共同參證，遂賦予了陶山豐富多姿的文化意韻，陶山且成為退溪生命的隱喻，在東亞文化史、藝術史上產生極大影響。

經由曹教授對退溪詩文的論述，讀者更得以省覽東亞漢文化圈中共享的語言文字、符號象徵與義理德目。曹教授學識深湛，於文中闡論退溪如何使用漢文化圈中共用的漢字及其承載的漢文化資源為陶山諸景命名題詠，退溪且起居踐履其間，使得本為自然空間的陶山充盈著退溪賦予的、豐富而實在的人文意義。退溪運用的漢文化傳統，包括先秦孔孟、兩宋周程朱子等儒家義理，也包括陶淵明、杜甫、蘇軾、朱熹的詩文感興。退溪以典實的靈活化用、詩篇的追和援引，以及個人的興寄召喚起一個豐富深刻的意義網絡、思想與情感境界。如曹教授指出的，陶山所承載的不僅是退溪個人及師生的獨特經驗與思想感情，而是類同於漢文化圈中其他儒士文人所成就的、經由生命體驗與詩文創作而傳達的對於體證道體流行的集體記憶或理想，於是具有普遍而永恆的意義。

黃俊傑先生曾有中國傳統思想中寓涵「時間」與「超時間」二概念之說，云：「『個人』生命的時間雖然有限，但是『個人』卻可以從『時間』中創造『超時間』的意義，使『個人』融入群體的生命之中，從而創造其永恆之意義。」要之，中國人對過往歷史的學習，旨在掌握「超時間」的基點，其終究目的，在將典律範型落實於當代時空中，成就個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曹教授受其啟發，進一步思考：所謂傳統文化，既表現在政治、經濟、社會群體的活動之中，同時也流貫在個人的生活之中，尤其具有主體自覺意識的哲人詩家。既如此，若從微觀的角度，仔細訪尋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之人物的生活履跡與書寫，是否也能發現個人如何在「時間」中創造「超時間」的意義？曹教授因有〈退溪山居詩中的時間書寫〉一文之作。文中以 1546 年李滉自號退溪以後所為詩文為探論對象，觀察其詩作中有關時間的書寫。本年以後，退溪決志引退，學問與人生方向已然篤定，多數時間盤桓於退溪與陶山一帶，詩作甚夥。

曹教授從三個角度論述退溪結合其學問工夫與人生感受的時間書寫，探索其中呈現的時間形態及退溪的思辨與感興：（一）體察時間的流變與不可逆性，從中體認發皇聖人之學、己立立人之文化責任。（二）在四時與晝夜的循環中安居默識，居敬窮理。（三）在日常時間的間隙中，退溪詩有時呈顯出別樣的時間體驗，是為「超時間」體證，有兩種形態，或者開出一段平行時間，或者體證超時間境界，皆以詩歌呈顯極具個人特色的人格氣象。曹教授指出，退溪第三項的時間書寫最堪注目，它既在時間之中，又在時間之外，為個體獨特的體驗；它或是體認物我同根而開出一段與常態時間平行的時段，或是在夜氣充盈的時刻，證入另一重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光明世界。此中種種，都是超越了流變不居的現實時間度量的、朗現在工夫誠敬精熟中所體證的「超時間」境界。此種超時間之境，已然逸出於現實時間的度量、規則之外，而妙的是，又奠基於常態時間中的工夫積累，也依託在時間度量所建立起的某一時間線段之中。退溪具體而又精微地示範了如何將歷史上存在過的道德典範接引、召喚至個體的生命中，引領學人領悟、學習這些真理，在時間的長流中建構起超時間的情懷與價值——退溪也在自覺的努力中成為後人仰望的典範。

曹教授厚積薄發，繼上述探論退溪「居遊」、「山居」之作之後，於今撰有「閒居」一文，匠心獨運，乃其長期研讀退溪詩之另一傑構。此文探論退溪分別作於三個時段的五組「閒居」詩，共五題六十三首，都成於其求歸之後。退溪於詩題標出「閒居」一目，採取組詩形式，內裡多具聯立結構，寄寓著退溪對於新生活的實踐與思考，形成一系列相對集中的研究素材。曹教授認為，「閒居」標誌著退溪力求退歸所企以實踐理想的方向，在傳習漢文化時，也結合自身的生活經驗與學問工夫進行思索、實踐與調整。文中循三個方向展開歸納、考察：學問造詣之傳習印證、召喚同志之勸勉講論、閒居生活之諦觀實踐。而後論述退溪對漢文化傳統中儒者閒居、文人閒居二系典範的學習與交融，彰顯其閒居詩新意之所在。最後指出在退溪之後，「閒居二十詠」成為新的典範，朝鮮儒者通過唱和，同以組詩形式傳達他們對退溪體證的認同及共鳴。曹教授大文即在目前，無庸筆者再饒舌，我們現在展開閱讀可也。

（責任校對：廖安婷）